

陈之佛家属捐赠·南京博物院藏

Chen Zhi Fo Gong Bi Hua Niao

陈之佛

工

笔

花

鸟



陈之佛家属捐赠·南京博物院藏

陈之佛工笔花鸟



序一

徐湖平

陈之佛先生是现代中国一位非常杰出的工艺美术家、工笔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理论家。他生于1896年，逝于1962年。他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长达46年。他以坚韧的创造力和崇高的敬业精神，开创了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先河，开创了中国花鸟画创作的崭新天地。他在高等艺术院校先后开设过14门课程，撰写了近二百万字的学术论著、论文和美术讲义、教材，其中许多课程为中国美术教育历史上之首创。他以崇高的人品和学品享誉现代中国画坛，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他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苏省文管会委员、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美术界首把他与吕凤子、潘天寿并列为“国专三杰”，是为现代中国美术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画家之一。

在我国工艺设计方面，陈之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17年，他年仅20岁，就编出了我国第一部图案教材。1918年，他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图案科，是当时学习工艺图案的唯一的中国人，为现代中国留学国外学习工艺美术的先驱者之一。陈之佛所走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而是走的“实业救国”之路。他身体力行将美术作为手段，用于工业生产和美化人民生活，发展民族的经济和文化。1923年4月，他毕业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尚美图案馆”，设计了大量丝织图案供各大丝织厂选购，虽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尚美图案馆”于1927年关闭，但是，陈之佛作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设计的先驱，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期间他创作的许多丝绸纹样、装饰画以及为报刊、杂志、书籍设计的封面，不仅洋溢着时代气息，而且在现代中国美术发展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许多创作，至今看来仍非常新颖，十分具有现代感。

新中国成立后，陈之佛先生继续发挥着他在工艺美术方面的才能，为中国工艺美术事业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一系列突出的贡献。他是现代中国工艺美术的先驱和导师。

30年代以后，陈之佛逐渐把许多精力转移到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上。工笔花鸟在明、清以后，历来属于弱项，偶有为之者，难免匠气，多为文人画家所不取。由于这一缘故，工笔花鸟画的潜力实际是远远没有被开掘出来。如同他专攻工业美术一样，陈之佛先生选择工笔花鸟画，同样是知难而上，填补空白，也同样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他对工笔花鸟画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他不仅继承了中国花鸟画的优良传统，并且在境界和技法上有较大的发展。他发掘了工笔花鸟画的写意性。“工笔”与“写意”本是对立的；这也是中国文人画家一般不作工笔的原因。而陈之佛的工笔花鸟，首先抒发了他超凡脱俗的胸襟情怀。他的画如茶中极品，香中微涩，甘中微苦，清中寓厚，淡中寓浓，文雅秀润而丰富蕴藉，余味无穷。此等境界，可称为工笔写意，即以工笔手法，写高逸雅淡之胸襟情怀。其次，他在描写手法中也融入写意笔法：线条的流走，有轻重疾徐之节奏；水彩技法和日本画法的巧妙吸收，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奇妙；积水法的创用，更有泼墨泼彩之神韵。尤其是积水法在中国工笔绘画史上可谓创举，它使工笔画进入了活泼、自然而又不失工致文雅的崭新天地。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法创新问题，更是一个观念的革新和境界的开拓。今人用此法但觉美妙，而不知陈之佛先生创用此法，那是多么高的心灵智慧的果报！

论资历，论学识，论人品，论贡献，陈之佛先生都是一代师范。他赢得了美术界众口一词、有口皆碑的赞誉。

他的名字本为“绍本”，16岁改为“之律”，22岁留日时改为“杰”，27岁改为“之佛”，38岁开始用“雪翁”。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他心胸扩拓的几个阶段。“绍本”者，继承民族文化之根本也。这是父辈对他的厚望。他从民族传统入手，立志有功于人类，尤其是在洋人面前，他誓为人杰。待到羽翼丰满，他回到祖国，誓以济世为己任，此心向“佛”矣。38岁已成翁，似乎未老先衰，非衰也，看透人世之谓也。妙在“雪翁”的“雪”字，足愿他一生为人师表，洁净无瑕。斯世艺林，几人可与并驾！

陈之佛先生逝世后，他的子女继承他的人品、学品，贡献在各自的岗位。1996年，他的子女在先生百岁诞辰之际，将陈之佛先生遗作90幅献给国家。受江苏省人民政府委托，南京博物院接受了这批捐献。现在，这批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南京博物院藏品，供人们千秋欣赏和研究。

序二

李有光

今年是我国近代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宗师陈之佛先生110周年诞辰，荣宝斋出版社拟出版珍藏在南京博物院的陈之佛先生的91幅工笔画鸟画作品，这不仅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祖国文化最好的弘扬。

1962年陈之佛先生病逝后，原计划成立陈之佛艺术纪念馆，后来领导考虑照顾陈先生家属尤其是陈老夫人的心情，暂时没再提及此事，这批画一直珍藏在家中。谁也没料到，仅仅过了4年，1966年一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在这浩劫的十年里，许多画家的家庭被非法查抄，许多珍贵的文物、艺术品、图书横遭破坏或被焚毁，在大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恶浪中，这位已安眠地下，一生奉献祖国艺术教育事业，曾被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国家领导人邀请，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和国庆观礼，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的、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的陈之佛先生，在雨花台的墓地也没能躲过被毁的厄运，墓被砸毁，棺木被撬开，并被抛尸荒野（后被当地农民掩埋）。陈之佛先生的女儿陈修范得知父亲墓被砸后，预感到造反派还会有所动作，她强忍悲痛，将父亲墓被砸一事瞒着年迈的母亲，并把她送到比较安全的长兄处；又安顿生病的丈夫及年幼的子女到外面暂避。果不出所料，一些造反派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把黄鱼车踏到了陈之佛先生的家门口，企图抄家，因家中无人，而未能得逞。陈修范看到造反派留下的威胁纸条感到事情严重，她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江苏省革委会宣传组汇报，并明确的指出：父亲的遗作、遗著及珍藏，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如有损失将无法补救，以引起他们的重视。同时告诉造反派，她在毛主席著作印刷办公室负责毛主席像及最新指示的印刷，工作很忙，责任重大，如有要事请到办公室谈。这一招确实灵，吓退了他们，家里这批陈之佛先生的作品和收藏才逃过了一劫。直到1973年，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同志恢复工作后，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关心陈之佛先生的这批画，并指示省文化局：如画还在，要尽快送南京博物院暂为保管。为了安全起见，家属根据省里的决定将这批画暂存南京博物院。此时已被下放到宜兴农村多年的陈修范被调回南京办理了此事。

1976年，“四人帮”跨台，“文革”基本结束。陈之佛先生的骨灰，在雨花台原墓址由南京艺术学院重新安葬。1996年，在陈之佛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江苏省在南京博物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和母亲胡筠华女士临终前的嘱托，其子女们将父亲的91幅珍贵的遗作，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为此，南京博物院在新馆内专门建立了“陈之佛艺术陈列馆”。江苏省政府为表彰陈之佛先生家属，特颁发40万元奖金。家属将这笔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国家，用以发展江苏的文化教育事业。其中20万捐赠南京艺术学院，该院设立了“陈之佛奖学金”；20万捐赠南京博物院，该院设立了“陈之佛艺术基金”。

这本画册中收入的91幅作品，就是经历了“文革”那一特殊年代而保留下来的。尽管是陈之佛先生一生所创作的花鸟画的一部分，但却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的。这批画记录了他创作的历程和轨迹：这里有早期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他亲自用胶矾制作的四川皮纸上画的《梅雀》、《梅花宿鸟》；有他采用白描手法创作的《月夜双栖》，这种方法在他诸多作品中是不多见的；有用工整秀丽的“陈氏小楷”书写的西晋文人张茂先《鹪鹩赋》为长跋的《鹪鹩一枝》图，这是他辞去国立艺专校长后，以泄胸中愤懑情绪的作品，也是他书法和绘画完美结合的佳作；有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动荡不安，他从重庆返回南京时期创作的一批鸿雁作品（如《寒汀孤雁》、《雪雁》、《芦雁》、《寒月孤雁》等），抒发着他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有他长期悬挂在自己卧室、也是夫人胡筠华女士最喜爱的《茶梅三雀》；有他为国庆十周年而创作的，代表他新中国成立后最高艺术成就的，也是他一生中绘制最大尺寸的精品《松龄鹤寿》；还有1961年他在北京香山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时，应江苏人民出版社约请创作的、也是他生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梅鹤迎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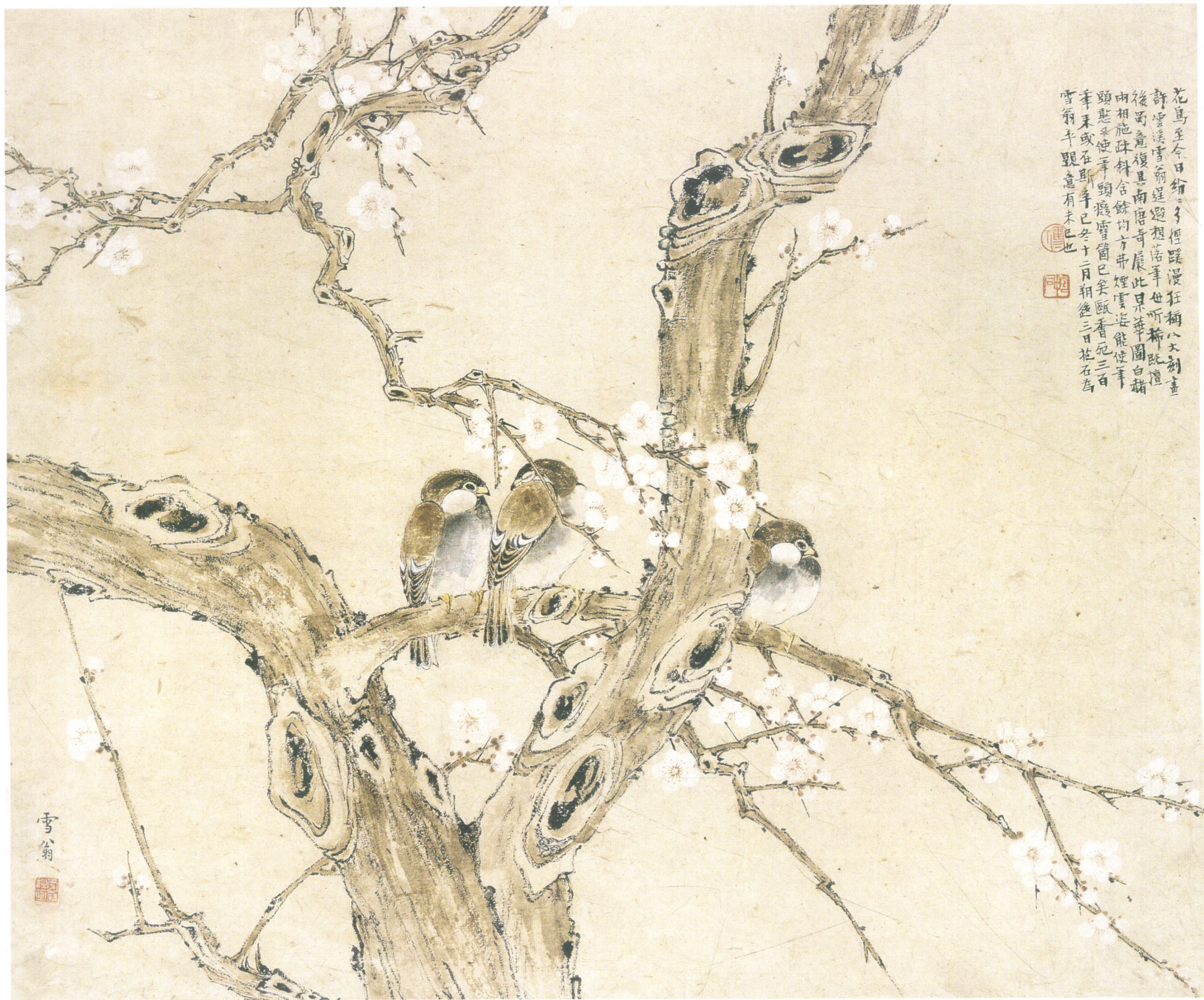
这批画可以说是陈之佛先生创作的工笔花鸟画的全景展示。作品跨越了解放前后两个时代，从技法上、思想上、内容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色。从技法上看，解放前变化、探索研究较多，解放后更趋于成

熟，个人的艺术风格更为鲜明。从思想和内容上看，早期的作品反映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纯洁世界的崇高志向的情感较多，如《寒梅冻雀》、《寒汀孤雁》、《秋塘露冷》等；并大量使用白色塑造了白梅、白荷、白玉兰、白鹰、白鹭、白鹦鹉等，把这种情感渲染到极致。新中国建立后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焕发的青春活力和满怀的激情，表现出对新时代到来欢欣喜悦之情，画面也较之早期的作品有了清新、活泼、明快、丰满的情感。题材和风格也更加多样，有意韵酣浓的《樱花小鸟》、《梅鹤迎春》，有绚烂典丽的《春江水暖》、《荷花鸳鸯》，有寄情寓意的《护雏》、《早春》，有恬静安谧的《秋荷白鹭》、《槐荫双鸠》，有匠心独妙的《榴花群鸽》、《初夏之晨》，有轻盈飘洒的《花荫觅食》、《芙蓉翠鸟》，有欣欣向荣的《樱花蓝雀》、《蔷薇白鸽》，有讴歌时代的《春朝鸣喜》、《岁首双艳》，有气势宏伟的《松龄鹤寿》、《和平之春》等等。

陈之佛先生的这批作品能够劫后余生，留给后人学习研究，是值得庆幸的。但在我们周围，也让人不无担忧地看到，一些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被破坏、在消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加以保护、研究和发展，是今天的人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回避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我们今天去纪念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贤们才会有意义，才有可能对祖国文化事业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2006年8月20日于仙林养真斋

四十年代作品 (1941-1949年)



梅雀
1941年
49cm x 60cm



梅花宿鸟
1942 年
59cm × 48cm



玉兰鹦鹉
1942 年
69cm × 51cm



仿宋小雀
1944 年
35cm × 38cm



鹰雀图
1944 年
122cm × 57cm



寒梅冻雀
 1944 年
 102cm × 35cm



月夜双栖
1944 年
86cm × 44cm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之理是矣色淺體
 涵不為人用形微毫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翾翾然有以自樂也彼鷽鷽鷽
 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當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矜
 翬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物惟鷽鷽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翾翾之涵
 體無玄華以自貴毛勿施於器用肉勿登於俎味鷹鷂過猶微翼尚何懼於墨爵鷽
 蒙籠是為游集飛不飄颻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柔林不逼一枝每食不逼數
 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葭菼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
 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鵬鷖介其背距鷽鷽執於雲際鷽鷽竄於幽險
 孔翠生於遐裔彼展覧興歸鴈入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
 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鷽而受網鷽鷽患而入籠屈極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
 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惡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鷽鷽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遠畏夫唯體大妨
 物而形環足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錯種繁類殊鷽鷽集於蚊睫大鵬彌乎
 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此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讀張茂先鷽
 鷽賦慨然有感因作鷽鷽一枝圖

乙酉重九於蜀東流憩廬 雪翁



鷽鷽一枝
 1945年
 99cm x 32cm



桐阴哺雏
1945 年
93cm × 33cm

乙酉七月客居蜀東溪憩廬
獨坐西窗偶得此圖不欲言事
墨靈氣祇覺暑具天趣耳

雪翁并題



秋禾新雉
1945年
63cm × 30cm